



論語象義

三

口 12
1.674
3



門口仁2
番 1674
卷 9

論語象義卷之三

日本 東讚 三野元密伯慎 著

公治長第三

此篇總論擇而學仁之道次之於里仁篇也又明君子擇人於朝廷不出於此道也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治長名芝魯人也凡云謂者私言之也縲黑索紲也縲紲之中謂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也夫子時謀其家事私謂公治長為人可妻也雖嘗在縲紲之中以寬得其罪則非其罪也於是以其子妻之古者以全首領獲終牖下為幸蓋公治長非犯罪之人夫子取之則其簡直可想焉凡託女子

論語象義

公治長

見魚目



於人、以終其身、其婿免於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無異於是而已。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名縉、魯人也。夫子兄早沒、夫子時謀其家事、故私謂南容為仁人。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蓋南容三復白圭、以謹其言、謹其言如此、則其行之有信、亦可以知而已。夫言行君子之樞機、發則榮辱繫焉、南容謹密言行、則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亦可以知而已。子者、女子之美稱也。古者婦人有三從之道、嫁則從夫、治其家、成其子道、所以有美稱也。右二章為一列、公治長以寬在縲紲之中、南容免於刑戮之人也。二人皆非犯罪之人、學者觀所以列二章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名不齊、姓宓、魯人也。云謂者、私言之也。稱人云君子者、嫌已居君子議人之德、故用內辭避其嫌也。哉者、深許之辭。若人猶云若此人也。上斯謂斯人、下斯謂斯德也。說苑云、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此子賤之德、長於居上御眾者也。故子私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蓋言下學而所得、長於君德者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適人之使用之名也。瑚璉者、宗廟盛黍稷之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簋皆以玉飾之、貴重者也。夫子已許子賤以君子、子貢在坐、欲問已之位、記之於心、故書問曰也。子貢性高明、雖其才踰

於子賤適人之使用之才也故子曰女器也而器之類尊卑大小不等故子貢又問曰何器也於是子遂曰瑚璉也夫瑚璉者宗廟之貴器宗廟者行大禮出大政之處人臣唯為卿相者得上廟堂夫子以子貢比瑚璉則子貢有卿相之才可知也

右二章為一列子賤學而所得長於君德子貢學而所得有為臣之才二子所志各異故也學者觀所以長以立其志所以列二章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冉雍字仲弓魯人也凡不足知君子之道以衆人遇之者皆謂之或也口才曰佞也以方幅防之則曰禦也口給謂口辭捷給也憎惡憎也唾而惡之也仲弓為人居敬而行簡詎於其言故或人以為

雍也仁而不佞蓋世人貴佞或人亦貴佞故云爾也於是子曰雖世人貴佞焉有所用佞以方幅防之口辭捷給則不快於人心屢見憎於人今日雍也仁而不佞然而仁者大德也不知雍也至仁而佞則非君子所貴焉用此佞也此夫子欲使或人知佞非君子所貴雍之不佞其德固然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也古之制學而入官議事以制故夫子使漆雕開仕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蓋未信諸已恐迷亂其政故開辭之云爾也於是夫子感開之為學之篤也釋然說之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此子路之所為反於開之為學之篤故夫子說開而不說子路者為是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捭者，載人濟艱難者也。材者，捭之材也。皆譬之仁術也。我者，表顯之辭也。其悅見於顏色，則曰喜也。此章夫子先定子路之德，又進一等，以微言行之也。言中國道不行，士大夫萬民之浮沈，于艱難猶如海上波濤，俄起相率沈溺。商書曰：小民方興，相為敵讐，殷其淪喪。若涉大水，無津涯，周末擾亂，亦猶如此。於是夫子取捭材而聯之，將浮此海上，救士大夫萬民相率沈溺者，濟此艱難，使之出于寧靜之地。當是時，從夫子共與濟此艱難者，非勇者則不能，而勇者唯有子路。故曰：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德已進，能悟微言，故聞之，其喜見於顏色矣。然亦子路喜而安於其勇，則恐德畫而不能進，故夫子進一等，誘之曰：由也，好勇過我，然而無所取。捭之材，從今以往，求仁而不已，則捭之材至于已。此以微言誘子路進一術在其中矣。

開之志也。學者觀于三子學仁，則其德可成，所以列三章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也。孟武伯為魯次卿，將問三子用之，故直書問也。古者問人之德，或以仁，或以知，仁知為德之極，故也。作者之謂聖，斥創業也。雖伊尹呂望，不得稱聖，何則？聖者，臣子之所憚也。故論語多以仁知稱人，之德者為是也。此問三子亦其義也。不知者，夫子謙而不答也。又問者，武伯禮

而又問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夫子不以仁許子路。武伯疑冉有有仁德，故又問求也。何如也？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子華長於禮樂，異於子路。冉有，故武伯疑有仁德。故問赤也。何如也？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武伯問三子，夫子皆云：不知其仁者。將使武伯漸問及仁者，知者而武伯問三子而止。於是夫子亦止問，則又將答教之道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凡就其身私言之，則曰：謂某曰也。子謂子夏曰之類，是也。愈猶勝也。知者，徹知也。弗者，不聲之重也。

顏淵子貢為高第弟子。夫子欲子貢知已而進其德，故就子貢私謂之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既省已，而知其分，故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古之學，就師而聞名，則退徹言與行，聞言則退徹名與行，聞行則退徹名與言，全名言行以進其學。此子貢之所以聞一知二也。顏淵不然，就師而聞名，則退徹言與行，觸類長之，引而伸之，竟至聞一以知十。此顏淵之才，所以特出於群也。故夫子許子貢曰：弗如也。非女弗如而已，吾與女共弗如也。此夫子許子貢能知其分而進學，然亦言弗如，則恐懈其學而不進，故慰子貢之意，言吾與女弗如也。所以忠恕誘人也。右二章為一列，子路冉有公西華各長一事，一能，顏淵子貢秀于其群，若孟武伯以次問之，則夫子必許二子以仁。若知記者，列二章示其意，學者觀之，擇之，則仁在其中，又朝廷觀之，擇人，則人在其中，所以列二章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檀弓曰：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吊之可也。寢今之內堂也。宰予犯禮制，晝居於寢，故記者書宰予晝寢也。凡門人皆以字書之，今以名書之者，誅之貶之也。戒其將以情慾廢學也。此朋友之道也。朽腐也，雕刻畫也，腐木其質不堅密，雖以刀施之，遂不可刻畫矣。以譬人迷情慾，則其心不堅固。雖以誨曉之，遂不可成也。朽鏝也，糞土之牆，既蒸糞土，則其牆土腐，其上不可朽矣。以譬人惑情慾，則其體昏亂，雖以教喻之，遂不可成也。誅者，責也。與者，放辭絕之也。於予與何誅者，深責而大戒之也。中間再書子曰者，歷日發言也。成人之道也。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而視其行反其言。

則此吾過也。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其行符于其言，而後知其信於予。過與改，吾過此進德之道也。此夫子以恕誘人者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枨也。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申枨字周，魯人也。史記作申黨，字周，內外充塞，雖碎不撓，則謂之剛也。剛者，一德也。虞書九德之一。故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在坐對曰：申枨也。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夫慾也者，飲食貨財，男女之情，皆謂之慾也。人莫不有情者，然偏於慾，則剛為慾所蕩，剛為慾所蕩，則其信不可期矣。故曰：枨也慾，焉得剛也。蓋言剛德之所以為貴也。

右二章為一列。宰予之荒，色廢其學也。申枨之多慾，不得剛也。皆有害於學矣。如前九章，雖賢人君子多學者，不監宰予申枨，則雖擇而處仁，終無所得。故列此二章，結前九章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章舉脩德之道不躡其等以處其實地也。我者對人之辭也。吾者已一人之辭也。亦他人賢者也。之於曰諸斥非義也。爾者貴重之辭也。子貢德既進矣。以為今我對人不欲人之加非義於我也。吾亦一人脩其已欲人之無加非義於人也。此君子脩己以安人之事。子貢行之有二。三得之。故將自許之。然而脩己以安人。堯舜其猶病諸。故夫子不許其言曰。賜也。爾其德可貴重。然而君子所過者化。非爾所及也。此乃夫子既貴重子貢。又使學不躡其等。所以循循於誘人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此章明學問之道。貴實地而不貴空理也。夫子尊親德之辭也。性者心與生相合者也。言其所以生活也。故通之於人物鳥獸魚鱉也。遂通之於草木金石也。孝經所謂天地之性。謂此物也。天道者。謂一年四時晝夜寒暑風雨霜露雷霆之所以行也。說卦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亦謂此物也。文章。物相雜之謂文也。大小長短各得其所。則謂之章也。言聖人之制其教事也。物相雜而無分際。無有假合之痕也。制其教事。以行之也。大小長短各得其所。諸相將各為其良美之材用。而不相妨害也。夫君子以成其德。相尚而制其教事也。以性與天道和之。于命以貴之。於禮樂而行之。此謂文章也。故君子之制文章。性與天道皆在其中。故人唯觀其文章而已。若夫君子與天道。皆在其中。故人唯又不以文章。但言一年四時晝夜寒暑風雨霜露雷霆之所生也。但言一年四時晝夜寒暑風雨霜露雷霆之所行也。固無有此事。故不可得而聞也。此乃聖人之所以行也。固無有此事。故不可得而聞也。此

以為準則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章明脩身之道聞善言敏於其行也子路敏於其行記者貴之曰子路前有聞未之能行則唯恐後有聞前後兩相失焉此言子路之敏人皆難之也

右三章為一列學問之道貴實地而不貴空理知其分而不躐其等敏於其行而脩其已此學者之所嚮所以合三章為一列也而前十一章明擇而學仁之義後三章明其所學之準則此所以合十四章為一段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其謚也孔圉卒自衛謀謚於孔子子貢以為文者聖者之謚今以文謚之有不可解者將問之識之於心故書問曰也敏於行而好學者不恥古人者也不恥下問而脩已者大志之所存也今孔文子學行相備而有志勤而不止則文德之至將有日矣故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蓋古之立謚法其人將進文德則雖非聖人以文謚之聖人開人之善路如此夫子亦從而為之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以字通者也私言之則曰謂也孔子論子產之德曰有君子之道四焉是躬居君子論人之有君子之道其言似於有驕故私言之避其嫌也與謂子賤者同義也我欲尚人謙莊

其容則曰恭也。我欲得人之嘉言，而共其心，則曰恭也。子產之行已也，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唯恐辱其身，故我欲尚人，謙莊其容，則人禮我，無侮焉。孝者，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也。我欲得人之嘉言，而共其心，則人以其言納於我焉。此謂其行已也。恭也。君子之道一也，欽正曰敬也。言欽崇以奉之，方正以行之也。子產之事上也，以君事為王事，以王事為天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欽崇以奉之，方正以行之，莫不事尊其君焉。此謂事其上，也。敬也。君子之道二也，惠者無邪，慝而賜與也。又惠而不費也。子產之養民也，以赤子愛之，無邪慝而賜與之，因彼之所利而利之，則民莫不受其賜，懷其土也。此謂其養民也。惠也。君子之道三也，以公滅私，則曰義也。子產之使民也，以公滅私，彰信於民，則民莫不俄然應之，用其情焉。此謂其使民義也。君子之道四也，學者擇於此四道，則孝忠慈公，可得其益矣。學之所以進也，國之所以治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平其諡也。皇侃本作久而人敬之，善謂其所為至妙也。言晏平仲善與人交，經久而人敬之，莫有厭之者，此其於交所以為至妙也。而世以管仲、晏子並稱，而夫子以天下稱管仲，以交際稱晏子，管仲、晏子其大小可觀矣。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其諡也。蔡，大龜，國君宗廟之守龜也。節，柱頭斗拱，稅，梁上短柱，山節藻稅，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按明堂位，天子之廟飾也，而諸侯與焉。大龜，國有大事，則告祖宗之命者也。山節，喻仁也。藻稅，喻禮也。居蔡山節藻稅，取祖宗之命，仁以行之，禮以和之也。言世人稱臧文仲曰：先大夫臧文仲之為政於魯也，世所謂知者也。夫子聞之，斷其妄曰：臧文仲陪臣也，而不知先王之

禮制居蔡於已之私廟山節藻梲以僭其廟制此不知而作之者也雖世人曰知者何如其知也蓋言聖人下以人之毀譽謾取人觀其功實以取人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馬有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國執政官名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以官通者也凡有功德於官而以官通者必通官而稱

之君子樂稱人之善也令尹子文行人子羽葉公祝鮀是也其稱大夫僕者君子成人之美也其官之顯而其人不聞又忘其姓名而猶舉其官者恐沒人之善而待著之者也陳司敗大宰是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此似仁者之安仁唯行藏任於天命又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似為仁者之為政敬王事君事以事其君故子張欲知為仁而問之也而夫子以子文無私心能事其君而許之故曰忠矣也於是子張聞夫
子不許仁於子文遂發其所蓄而問之曰仁矣乎而子文夫子之不相見之人有仁亦不可圖然而仁大德也有則必著於功實今子文無跡之可觀則此無仁也故曰未可知焉得仁也此言聖人不謾論人也齊君莊公名光崔子齊大夫名舒子者孝德之稱崔舒為齊卿當以孝德導人民而今非道導人民故記者貶之書崔子弑齊君也亦春秋之法也事見魯襄公二十五年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有馬十乘語其富也棄而違之潔其身而

避亂也。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此似仁者。良天命重天職。不顧富貴。徧歷於四方。故子張欲知其清潔。可稱許之。故曰清矣也。於是子張聞夫子不許仁於文子。遂發其所蓄而問之曰。仁矣乎。而文子。夫子之不相見。人之有仁。亦不可圖。然而今文子無跡之可觀。則是無仁也。故曰未知焉。得仁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文其謚也。凡君子之制事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徹已而後行。非必待三思而後行也。而世之傳文子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稱過其實也。故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文子之為政。無有跡之可觀者。故夫子矯傳者之言。過其實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甯俞。武其謚也。古者學詩書禮樂。以致其知。徹諸已。則謂之知也。按左氏傳。甯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武子無事。然夫子稱其知。則其間必有可觀者。此所以稱邦有道則知也。成公無道。衛國大亂。朝晉身就囚。而武子奔走其間。竭心力。不避險難。其之晉。還衛。所交者皆儉利。知巧之士。雖順從。俯仰於其間。不敢與非義。善保其身。以濟其君於險難。此所以稱其愚不可及也。此章明君子出處進退。語默有時也。

右七章為一段。皆舉孔子以前賢大夫也。學問之道。敏於行。不恥下問。所以置第一章也。其於擇而處仁也。猶擇四道於子產。又擇晏子一能而脩也。而非徒擇四道於子產。又擇晏子一能而脩也。

之所以置第三章也。以右三章為一列。又學問之道。擇而脩之。則以行之為貴。行之之道。奉祖宗之命。出之以仁。和之以禮。而後行之於國家。所以置第四章也。行之於國家者。以忠與清。仕于其君。所以置第五章也。雖以忠與清。仕于其君。非微之於思。而脩之。則不能。所以置第六章也。以右三章為一列。合二列。學行相備。雖學行相備。非微於出處進退。則不行矣。所以置第七章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天生德於夫子。夫子畏天命。重天職。徧歷諸侯。觀天意之用與否。而無有諸侯用夫子者。夫子知東周之不可復興。當傳道於後世。將自陳歸於魯。教育門人。故記者述其意。書子在陳曰也。重言歸與。

歸與者。深嘆東周之不可復興也。小子學道之稱。狂。志大也。雖有大志。未及于言。行則謂之狂也。謂猶人之狂也。簡。簡大也。不好捷徑。心執直道。則謂之簡也。斐然。有文章貌。大小相錯。各得其所。則謂之章也。裁。裁制也。言吾黨之小子。其為人狂簡。學先王之道。能格其物。大小長短相錯。各得其所以斐然。而成其章。然而不知所以裁制之。斷長補短。和合時與人情。脩之於一德。故吾將歸於魯。使中之知所以裁制之也。此亦夫子所以畏天命。重天職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兄弟以字通者也。見論語者。凡四焉。孔子所論。皆為仁者畏天命。重天職者。其出處進退。自比之於伯夷叔齊。而其精言為入者。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稱之。係之以逸民。則蓋所謂若用之。則吾從先進者也。武王之時。字之制未立。始自成王。則伯夷叔齊。非周初之人。必矣。且為孤竹君二

子者皆出於戰國諸子之雜說而不見六經載其
 事凡秦漢以來儒者無篤信六經者不辨諸子之
 雜說公然溷先王之道此伯夷叔齊之所以不明
 于後世也學者當讀論語而去其妄矣夫伯夷叔
 齊逸民而仁人也其身畏天命重天職徧歷于諸
 侯餓于首陽之下其所接者不啻數十人有舊
 惡者能改其過則洒然不念其舊惡以成人之美
 為其勤故怨之跡是用希而人亦是用其怨希是
 無他仁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也念者念屬
 也屬諸心不能忘也希者少也容偶有之也前章
 舉孔子畏天命重天職徧歷四方之事此章舉伯
 夷叔齊汎接於衆不念舊惡成人之美之事以明孔
 子自以其出處進退比於伯夷叔齊也學者
 尚與微子篇逸民之章參考則其義益明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直者一德也好直不好學則其蔽也絞又有用意
 委曲失於直道者皆不好學之蔽也微生高蓋孔

子鄉人以直見稱於鄉而高非好學者則不能無
 失於直而鄉人有稱其直者於是子曰孰謂微生
 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高之用意委
 曲而失於直如不與人之所稱相似然故夫子以
 戲言怪之誨高之不
 好學而謬於直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巧言令色謂飾外而內無實也足恭謂前卻俯仰
 以足為恭也匿然而友其人謂內相怨而外詐親
 也言巧言令色足恭是皆挾私求於人者也君子
 則不為之矣故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也友者相
 親者也今匿然而友其人則外相親而內相怨親
 與怨交於心問之於心則將如之何君子則不為
 之矣故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也此章孔子貴
 左丘明自謙稱名又稱亦蓋先進之有德者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書顏淵季路侍者，此記者以師於外之禮列之也。師於外之禮，以尊德尚齒為禮，故以顏淵為有德。置子路之上，猶先進篇以子路為有德，置曾哲冉有公西華之上也。而子路之年長於顏淵，今先於顏淵對之者，顏淵雖為有德，於師前不可以德伸。故子路先對之，此於師前之禮也。何不曰盍也，爾者，以德許之辭也。上書季路下書子路者，季路示少年德未進也。子路亦長年德已進也。論語用季路子路二稱者，皆明此義也。凡門人中好勇速進其德者，無如子路，故唯子路有此二稱，其他亦有。

未進德之問，又有既進德之問，不可取一限其人。今以季路子路二稱，使讀者悟孔門脩德之隆也。亦蒐輯者之志也。子曰：盍各言爾志。弟子侍師前，間居無事，則必有言其志。故今夫子云爾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願者，謙辭也。朋友之道，以貨財相通，共輔之而無憾。願者，謙之時，周道既衰，行之者太希，故子路以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疲敝無遺，恨矣。此子路以車馬衣輕裘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我既行善，誘人以善，則人亦行其善，此功已成也。於是行善，誘人以善，則人心厭之，反滅前功矣。此其行之難者，故顏淵欲處其行也。勞勞事也。凡人情去勞而逸者，猶水之就下也。故君子不勉，則道不行。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也。此亦其行之難者也。故顏淵欲脩其行也。此二者，顏淵雖如願之於平生，子路亦微含。有為於國也。此顏淵已進德之志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也。亦尊親之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者懷之。凡事老者之道，必以孝敬事之。然而敬勝則老者不盡其所欲，故以恕和之。則老者盡其所欲，就其所安也。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而後信其信處己，加信於朋友，則朋友信而脩之，而後信其行。此我成朋友之美也。故曰：朋友信之，誘少者之道，以愛與惠加之，則少者懷愛與惠，無有避之者矣。故曰：少者懷之。此三者，夫子雖恒在鄉黨之行，亦微含養老之禮。老老長長，恤孤之道也。蓋子路之志，堯舜之化也。而以平生之行言之者，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謂將終不復見也。能者，纔堪之辭也。訟猶責也。內自訟，謂口不言而心自咎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脩慝之道也。君子貴焉。此聖人勸人以脩慝之道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邑之極小者。必者，懸斷之辭。稱丘者，自謙以好學為常事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學則不固。主忠信，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骨也。文行者，肉也。骨肉相得，活然德立矣。言十室極小之邑，擇忠信之人，則必有忠信如丘者。雖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夫十室極小之邑，有忠信已如此，若千室之大邑，擇忠信之人，則其衆多幾許也。使此衆多忠信之人，好學進德，則安有不如丘之好學者焉。必濟濟多士，勝丘者多矣。人何不幹此忠信為好學也。此聖人篤勸學於人之言也。

右七章為一段，凡士之立志，以簡大為貴，所以置第一章也。以簡大立其志者，不念舊惡，能成

人之美所以置第二章也。又以簡大立其志者，貴直道，不貴委曲，所以置第三章也。不貴直道，貴委曲者，君子恥之，所以置第四章也。君子以簡大行己，則平生之行，可以為於天下，所以置第五章也。君子以簡大行己，其本在好學，所以置第六章第七章也。

以上三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就孔門弟子德行異者，擇而脩仁也；第二段明就他人賢者德行異者，擇而脩仁也；第三段明凡擇而脩仁者，以簡大立其志也。

雍也第六

此篇總明擇人而學仁，其德見於其行者也。古之學，主學之者仁也，故先置里仁篇也。學之之道，在擇人而學仁，故次之以公冶長篇也。既擇人而學仁，則其德見於其行，故次之以此篇也。故公冶長自里仁，第一章來者也。此篇自里仁，第七章來者也。學者觀此三篇、

則成德之道可知矣。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亦者，謙辭也。可也，為一句，簡為一句，仲弓既學而脩德，臨下以簡，御眾以寬，人君南面之事備矣。故夫子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子桑伯子，其德處簡者也。仲弓將知己之簡，故先引子桑伯子試之。於是夫子謂子桑伯子曰：可也。簡，仲弓聞之，知伯子之簡，未必全遂謂己之簡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言居身敬肅，行事簡大，所以得其中也。又謂伯子之簡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言居身簡大，行事簡大，所以失其中也。凡居南面之位，帥人民者，非簡得其中，人民無由其中也。故

子曰、雍之言然、言仲弓之簡、堪行南面之事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哀公之問、一時苟問之、則當書問曰、而今直書問者、猶將問之用之者、此記者成君之美也、又成孔子尊君之意也、稱孔子者、君臣之辭也、者者、微之辭也、好學、謂不易於物、一向於學也、遷、移也、不遷、謂以怒於甲者、不移之於乙也、貳、重也、猶貳膳之貳也、不貳過、謂不文過也、顏回學以成德、成德之至、和順積中、故不遷怒、清明在躬、故不貳過、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日新不已、好學之功、所以出於群也、其出於群者、天幸也、而天降年不永、不幸短命而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此孔子深稱顏回好學之功、使哀公知盛德日新、非他人之所及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定公之時、孔子為大司寇、冉有子華原思皆臣於孔子、子華為孔子使於齊、蓋子華本祿少、今出使於他邦、冉子以其母為辭、實為子華給所費、此用其心委曲、非公道、且不從、夫子用已意恣行之、故記者書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也、子者、尊稱也、以姓配子者、獨立不倚之稱也、今冉有恣已意、逆夫子而行之、如有所獨立、然故書冉子反、賤之、朋友諷譏之道也、於是夫子以冉有用其心委曲、非公道、曰與之釜、釜六斗四升也、與至少、示非公道也、冉有以其數極少、又請益之、夫子以冉有

不悟其意曰與之度度十六斗也再請不許又示
 非公道也冉有終不悟夫子意用已意與之粟五
 秉乘十六斛也五秉合為八十斛子華遂使於齊
 於是夫子猶喻冉有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此其家之富足以行禮矣而冉有以委曲害公
 道又使子華失其清故引古語曰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此篤論冉有明
 失公道則大事終不成也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
 黨乎

母者禁止之辭也爾者尊德辭也原思為孔氏之
 宰以公道與之粟九百原思蓋家富以私心辭之
 故記者記其義也於是夫子以義而不取亦非公
 道曰毋以禁止之也夫與鄰里鄉黨者君子周急
 之道也爾之德已尊當必行此道矣故曰以與爾
 鄰里鄉黨乎凡財者人情之所嚮故用財之道必

貴公平今冉有原思之所為共非公平之道故夫
 子皆不從之矣按今以周升比日本之升則釜
 為五升七合五勺弱度為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
 強冉子以為少可知矣五秉為七石一斗八升五
 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馱為近於人情矣孔安國
 以九百為九百斗為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一
 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
 之祿也亦為近是矣

右四章為一列仲弓之敬而簡顏淵之居仁而
 遷義是皆可立於國家之上矣所以列二章也
 冉有之以私心害公道原思之似清過公事是
 皆可以為其次矣所以列二章也合四章朝廷
 之事可
 觀焉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云謂曰者私之、又公之也、教人辭也、犂牛、雜文之耕牛、喻民之德也、駢且角、謂赤色而角周正、中犧牲者也、古者諸侯奉事社稷宗廟、尊山川、賓群神、仲弓有南面之德、故取為諸侯、尊山川之義也、勿者、教戒之辭、其者、懸期之辭、之於曰、諸也、言夫子私稱仲弓之德、又公之教人曰、仲弓之父、猶犂牛、而民之德也、雖其父猶犂牛、其子猶駢牛、則雖人教戒之曰、勿用之、山川之神、嘉仲弓有南面之德、必不舍其人、以君德待之、何以其父舍其子之有德乎、此章亦天生德於予之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此章有二義焉、一則夫子稱顏淵之德位也、一則夫子勸門人之言也、三月謂其久也、偶有違者、故云不違也、其餘對其心、以仁術言之也、又對于回也、斥他門人也、日月至焉、謂日日至月至也、

以顏淵之德位言之、則回也、其心之位、歷三月之久、積仁於內、雖偶有違者、而不違仁、其餘仁術、則日月至焉、見其進、未見其止而已矣、是其一義也、以勸門人之言之、則回也、其心之位、歷三月之久、積仁於內、雖偶有違者、而不違仁、其餘門人、則其心之位、日月至焉、其餘仁術、亦近回之仁術而已矣、是二義也、此夫子觀門人之德位、而語之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書問者、將下問此人用之也、何有、猶云何難之有也、答三子各以一能者、將使季康子漸問及於大德、

也。又將使季康子合此數人從其政也。此言語之道也。果長於果斷也。達通於事理而敏於行也。藝射御也。精於禮樂。

季子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名損，魯人也。善猶宜也。謂任之也。我者，對人之辭也。吾者，一人之辭也。汶，水名，在魯北齊南境上。言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遣使者言其事。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此君子居易俟命者也。其言簡大，不瑣瑣，其人之大量，亦可以知已。右四章為一列，其得君德如仲弓，其得仁如顏淵，三子之長於一能一藝。閔子騫之大量而俟命，是皆因於初立其志，則學者立其志，不可不擇焉。所以列四章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天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姓冉，名耕，魯人也。有者，一有一無之辭也。伯牛今偶有疾，故書伯牛有疾。猶書曾子有疾也。秦漢以後，言伯牛有惡疾者，俗儒謾傳其說也。不可取矣。牖者，南牖也。禮病者，居室中北牖下，君視之，則遷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君得以南面視之。之時，伯牛家尊夫子而用此禮。夫子不敢當之，不入其室而居堂，而自牖執其手視之。此親伯牛也。凶者，存之反也。命者，天之命也。矣夫，決之又疑之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猶云如斯人也而有如斯疾也。言伯牛既從天之命，以生其德，然則天永之矣。然天之所為，不可測。故夫子已決之，又疑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深惜伯牛之死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今惜伯牛亦猶惜顏淵皆痛道之將廢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此章明顏淵好學異於他人也賢哉美大勝於衆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皆謂其至貧也不以辭害意可也人斥士大夫也憂謂寵辱若驚也凡士大夫之情見人之得寵則若驚聞人之得辱則若驚是無他以不能已營其利安妻孥為憂也顏淵則不然雖居至貧無意於寵辱唯天命之從以脩其德得一則樂之得二則樂之積道於己不改其樂故再曰賢哉回也美大勝於衆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凡門人以字書之尊德也今冉求畫於道故書名賤之猶賤宰我書名朋友諷譏之道也道者先王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此詩書禮樂之道而即孔子之道也故冉求曰子之道者謂詩書禮樂之道也詩書與禮樂其道博而大脩而一之者憂乎難矣哉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冉求所云非無其義然而學士畫而不進則將如斯道何故夫子謂冉求曰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此夫子勵冉有之志畫而不進者也戰國策云兔極於前犬廢於後此廢字亦謂斃而後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私就其身言之則謂子謂某曰也教之之辭也君子儒以國家為己任有志於濟物者也小人儒纔善其身給人之役不能及物者也又子謂子夏師也過商也不及且子夏長文學未及德行言語政

事故恐終止於文學，纔善其身，給人之役，不能及物，故夫子戒之以小人儒，勸之以君子儒也。右四章為一列，伯牛之脩德而不思壽夭，顏淵之求仁而不憂貧，皆君子之所行，所以列二章也。冉有之畫而不進德，子夏之安於小成，皆非君子之志，所以列二章也。合四章，君子之志可觀焉。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凡為政，以舉賢才為先。今子游為武城宰，故夫子以得人問之也。焉耳乎，緩辭也，以緩辭者，親之也，有者，希有之辭也，示人之難得也。者者，微之也，徑者，小路也，雖往而近，勞其心者也。行不由徑，謂其為人簡直也。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謂由公道而行官事也。

也，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滅明之行，居官之道有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名之側，魯之大夫也。誇功曰伐，敗走曰奔。軍後曰殿。左氏傳曰：哀公十一年，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唯記之反之事，不記孔子之言，而今見於此者，皆一時之事也。虞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反之行，不伐功者有焉。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衛大夫，字子魚，佞有口才也。宋朝，宋公子朝，有美色者。左氏傳定公十四年，衛公為夫人南子。

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太子羞之，是也。言雖佞，非可用者。有祝鮀之佞，辭宋朝之不義，則當免。今世之害也，若不有祝鮀之佞，而徒有宋朝之美，不能辭其不義，則何以免。今世之害矣，此言雖佞，非可取者，亦當其用，取之也。聖人之言，優裕不迫，有取祝鮀之佞焉。

右三章為一列，澹臺滅明之直而守公道，孟之反之不伐其功，祝鮀之得於口才，皆長於一能。則學者足擇而脩已，所以列三章也。以上四列，合為一段，前三列舉孔門諸子德行彬彬者也，後一列舉他人賢者，有一能者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戶者，自室行於堂之處，人必由之出入者也。道者，人之所必由之，不可須臾離者也。故人之於道也，猶出入必由戶，故夫子諭人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此夫子取譬於近者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謂內有忠信也，文謂外行禮樂也。野，野人也。謂鄙畧也。史，史官也。謂文多也。彬彬，文質適均貌。言內忠信之質，勝外禮樂之文，則其人猶野人。鄙畧也。外禮樂之文，勝內忠信之質，則其人猶史官。文多也。俱不可取者也。唯內忠信與外禮樂相適均，然後可謂彬彬君子也。此亦夫子與先進於禮樂章，互相發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生猶死生之生，謂活然立於世也。罔者，誣也。謂誣而暗人之耳目也。免，免於刑戮也。言人之活然立於世也，為有天命常道，正直以行之也。若承天命常道，不能正直以行之，公然立於國家之上，如行

天命常道者是誣而暗人之耳目者也斯人而免於刑戮是幸而免於刑戮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何其有免乎齊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亦此章之意

右三章為一列道之不可離也猶由戶而出所以置第一章也君子之道也文質彬彬而行焉所以置第二章也君子而不由道天必罰之矣所以置第三章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謂學而知之者也好之者謂不易物而向之心誠求之者也樂之者謂日日新又日新者也此夫子明學者三等之位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謂可上可下之才也語上謂以仁術語之也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聽之脩己又及人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不能聽之脩己亂義悖道害己而及人所以戒之也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此承前章明語上於中人以上也又明中人以上至好之樂之德位也後世所謂知者聰明若張良陳平出謀發慮者是也此性質之知而非學而得之者古之所謂知者中人以上學而至知者也故樊遲之問知問學而至知者也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夫義也者宜也裁其私情引之於仁也凡氓之蚩蚩大氏避義而就利者也故上放利導之則人人征利不奪則不饜是以知

者敬天職與天物制義導之則民唯向義而務利之也。使不知義而伐之則民相爭而伐之不日而竭之。草木荒蕪卒匱於嗣歲之用矣。若使之敬天職與天物以義伐之則民相讓而伐之山林蒼然茂復如故。故繫辭傳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謂務民之義也。鬼神也者，鬼謂宗廟之鬼也，神謂山川謂之地祇也，上帝及日月星辰謂之神也。社稷教於宗廟與天神地祇焉。上帝降命於人民使人民資其隱以躬也。帥人民之所行者也。天神始終不見其形以形示人民之所為者也。地祇始終不見其形以居人民。監其所行且為者也。於是人民承宗廟之教敬五典五禮以各盡其天職奉天神之教敬官事。農事以各盡其天職顧地祇之所監謹法制禁令以各成天命天職於是天子諸侯行天神地祇宗廟之禮大觀在上則下無黷于鬼神此謂敬鬼神而遠之也。樊遲已問知聞知者之仁術以次問仁

者之仁術故曰問仁也。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仁者先難而後獲，猶云：仁者先難而後獲，易先教而後獲也。此有所避，故簡其文而行微言也。凡士大夫各有所自見，能知治道加之懷其私情，則雖以義喻之，其教難入。故子曰：難也。民者懷惠加之無所見者也。故君子導之則其教易入，故曰易也。民上入此物則曰獲也。以正德利用厚生則曰教也。上文既言知者之仁術，先易而後難，而仁者之於仁術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士大夫之難入者，有恥且格，萬民之易入者，趨之猶水之就下，此其先難而後易者也。而教之數年，萬民皆自悟正德利用厚生之有驗于功實，天屢降豐年，休徵並臻，其應有如此者，則皆以為此上所惠，以賜於我也。吾儕何不化服欣戴而東西南北，籠其玄黃，貢之於上，此其先難而後獲也。獲者，獲也。此謂仁者先難而後獲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此承前章明仁者知者之德位也。上文猶云知者樂水，古語下四句又自釋古語也。此文猶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故其德動，仁者樂山，故其德靜，知者其德動，故其行樂，仁者其德靜，故其行壽也。壽猶南山之壽之壽，謂其仁術生生而不息也。

右四章為一列，凡德位有三等，君子知德位而誘人，所以置第一章也，其知德位而誘人也，語上於中人以上，不語上於中人以下，所以置第二章也，其語上於中人以上也，猶下語樊遲以仁知之術，所以置第三章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謂其德位，所以置第四章也，以上二列合為一段，明仁知之所以誘人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夫子之時，齊國之俗，有好亢顯，惡荏弱，達人而達已，忽麤不文之風，魯國之俗，有重禮教，貴信義，寬裕優柔之風，觀魯頌齊風，而可知也。道者，謂周南召南之風俗，天下歸仁者也。言若使夫子有為於齊魯二國，齊之俗一變，則至於魯之俗，魯之俗一變，則至於周南召南之道矣。此夫子先知風之自而施其政者也。然而夫子但如論齊魯之優劣者，此為德言之故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酒器，有廉隅者，取人之飲酒，有廉隅不及亂也。此先王制器，所以豫防其弊也。孔子之時，周道衰，觚形變而無廉隅，人亦無顧觚形，行飲酒之禮者，故孔子深嘆曰：觚不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書問曰者，宰我問試夫子之意也。夫子恒畏天命，苟有為者召之，則雖佛佻公山氏之徒，將適從之。宰我恐夫子若陷于害，故今發此問，以試夫子之意也。此似諫師，故用微言也。仁者假斥夫子也，并取險難之地也，并有仁，譬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言宰我問試夫子之意曰：夫子恒畏天命，將為仁之切，雖或告之曰：艱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其將從之為仁矣乎？何如？於是夫子知宰我微意在諷已，故以他君子微答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夫宰我問艱難之事，夫子答以此四言，其言猶易為此，即聖人之所以有得也。其德術之不可測，猶如神龍之變化無極也。蓋此四言，聖人之德術，悉在其中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文者，謂詩書禮樂也。詩書禮樂，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博矣大矣，非博學於文，則不能知之也。而約之脩諸已也，非以禮約之，而脩諸已，則不可以行於今日矣。若夫雖非君子，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於行於今日，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者，不聲之重也。矣夫，決之，又緩之之辭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此承上章，明夫子以禮約而行之也。稱夫子者，記者成子路尊親孔子盛德也。矢之，誓之也。否，否塞也。子者，以德之辭也。謂盛德之中，生否塞也。天厭之，天厭而棄之也。重言之者，誓辭也。南子，衛靈公夫人，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夫子雖不仕於衛，亦時客於衛。南子請見夫子，約於禮，行見

小君之禮而南子淫亂靈公惑之夫子既知之然而今見之者其意不可測矣而靈公之無道南子之淫亂有所不塞夫子盛德者亦不可知故子路恐之不說此子路尊親夫子之盛德也於是夫子誓之曰南子之惡在南子子約於禮而見於小君天生德於子予有所不塞於德者天厭而棄之天厭而棄之此夫子以子路尊親已德之篤亦篤諭之成子路之德也故記者亦書夫子成子路之志也凡夫子所行子路不說者三焉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一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二也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子路疑之三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繫而不食子路之所答其事雖殊皆不出此問之義而夫子之所答其事雖異亦不外於此答之義德術之神妙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路之不說蓋亦其德之位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不偏於上不偏於下協於尊卑貴賤則謂之中也中者制道之規矩也無有過不及宜尊卑貴賤之行則謂之庸也庸者制行之規矩也以此規矩以制其道以此規矩以制其行脩之於己以施之於天下尊卑貴賤則謂之中庸之德也即謂堯舜禹文武周公也言中庸之德在天下之上則天下之尊卑貴賤各皆承中庸之道而行之故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何如則聖人在上則四方之民皆行中庸之道矣聖人既沒也四方之民行斯道者鮮久矣是無他孔子之時文武周公既沒歷五百餘年之久故也此深嘆道之不行於天下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欲知夫子所自處。此己有所欲而發之也。故記者直書子貢曰也。如者。假設之辭也。博以萬邦言之也。能者。纔堪之辭也。衆者。斥士大夫以上也。濟者。救也。謂救於險難也。方者。謂所嚮也。言君子先博施。浸政教於萬邦之民。萬邦之民咸受其賜。其化浸。浸不止。而能濟天下士大夫陷於險難者。致之於已之德中。以攬持四方之心。如此者。何如。可謂仁乎。子貢之所問。至大至艱。統天下治之。事。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也。夫仁者。以下四句。謂仁者之業也。仁者。因人情而導人者也。故立人者。三公焉。一則立人於其位也。二則立人於其禮也。三則立人於其道也。此三者。所以成衆之公情也。而棄已立人。則人亦棄已。而立我。故曰。已欲立而立人。也。仁者。達人者。四焉。一則達人於祿也。二則達人於飲食也。三則達人於衣服也。四則達人於

則達人於宮室也。此四者。所以成衆之私情也。而棄已。達人。則人亦棄已。而達我。故曰。已欲達而達人。也。此仁者之所以濟衆也。而仁者之施教於民也。能近取譬於身。猶如以元首為君。以股肱為臣。以左右手為忠孝。以五指為五倫之道。此亦立人達人之道也。故受上文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子貢問夫子之德位。夫子答聖人仁者之別。於是聖人仁者之所為。其別歷然可觀矣。此子貢之所以能問聖人也。

右七章為一段。聖人之臨於天下也。因萬邦之風。立其政教焉。所以置第一章也。聖人之立制。度也。因舊形而新之。一禮教而行之。所以置第二章也。以二章為一列。聖人之德為中庸。其人絕已久。今以孔子為中庸之德。所以置第六章也。今以孔子為中庸之德。孔子若得其位也。博施於民而能濟衆。所以置第七章也。以二章為一列。孔子之德。神妙不測。雖宰我子路不知其

所為所以置第三章第五章也。雖宰我子路不知其所為其所為約於禮而行之耳。所以中間置第四章也。一段明聖人之所以誘人也。

以上三段合為一篇。首段明孔門弟子各學仁而成其德也。各學仁而成其德也。有仁者知者又有聖人故前段明仁者知者之仁術。後段明聖人之仁術也。

述而第七

此篇明君子之行。以繼志述事為本。增弘道於天下也。此以下三篇論君子既學而脩仁。發之於其行。故此篇先舉繼志述事起其端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竊私也。我斥魯也。老彭魯人。故曰我也。述增弘也。述而不作。謂述道與事也。信而好古。謂古之言為

必有驗於事。確然不變其所志也。皆言夫子所自行也。老彭嘗有此行。夫子尊親而慕之。故曰竊比。我老彭也。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又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也。是皆言聖人之於禮樂制度。述而弘之。則作亦自在其中也。夫子雖有聖德。不得其位。則不敢作禮樂制度。唯述其道與事行之而已。故此章亦為知命之

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我者對人之辭也。何者。有指之辭也。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言學之道。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而不倦。此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言雖我則無之。人則有之也。夫子自謙誘人之言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吾者躬自勉之辭也。德因脩而進。學因講而明。徙義則善日長。改不善惡日消。此四者。夫子豈不能哉。云是吾憂也者。誘人之言也。夫子之所為憂。人能得其一也。必欣然而進。所以善誘人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謂無事居家也。申申舒暢不迫於物也。夭夭和柔而潤美也。此記者見燕居容貌不迫於物而記之也。此篇以記者之辭列於段末。子罕篇以記者之辭列於段首。以異其段法。亦記者之志也。右四章為一段。凡君子之行。以繼志述事之道為其本。所以置第一章也。繼志述事之道。皆由學而成之。所以置第二章也。學之道。非徒博學文脩身以成之。所以置第三章也。學如不及。行

則不必迫。一張一弛。為之。聖人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吾者一人之辭。用德言也。言吾之壯也。血氣方剛。故欲學。周公有事於禮樂。夢寐之間。如或見周公。甚矣今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故人亦少壯之時。可孜孜學之矣。若血氣既衰也。又猶吾於今而已。此夫子以忠恕導人之志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者謂先王之道也。夫子以行道於今之世為志。故先曰志於道也。據猶據城而戰之據也。德者得也。多學而識之。脩而一之。則謂之德也。以此德備而為據。故次之曰據於德也。依然不離。則曰依也。仁者制事制行之規矩也。故凡制事制行。皆依此規矩而不離。違故次之曰依於仁也。藝六藝也。

無事則游於藝，可下以娛我耳目，發其意智焉。故末曰：游於藝也。此四者，夫子之常行，即居易俟命之道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十脰曰束，束者，檢束也。脩者，脯也。會物而一之者也。束脩，始見師之贄也。學問之道，博學而識之，約之以禮，脩以為一德，此所以由於束脩之義也。故古者始見于師之禮，必執束脩之贄，以見于師焉。蓋表其志也。故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皆定志至於我也。吾未嘗無誨也。此夫子言自居於師道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求之不得，則憤，憤，求之切也。啓，謂微見其端緒也。言之不得，則悱，悱，言之切也。發，謂達其枝葉也。言

人之憤也，求之切也。人憤而問，則我啓之，示其端緒焉。若人不自憤，則我其如之何？人之悱也，言之切也。人悱而問，則我發之，達其枝葉焉。若人不自悱，則我其如之何？我之誨人也，舉一隅誘之，則人當以三隅反之。物必格焉，若我舉一隅，人不以三隅反之，則我無復誨之，何如？則無其益，故也。此夫子勵志而成入者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夫子在有喪者之側，哀戚之情，若已有之，故雖食，未嘗飽也。又於是日弔哭，則一日之中，餘哀未歇，故不歌也。哀人之哀，若己有之，恕之道也。前章多以勸人言之，此章以恕人言之。聖人之緩急，仍其事而發，此記者以此章結前章也。

右五章為一段，凡人血氣衰，則學亦隨之，人不可少壯不勤，所以置第一章也。學之道，以志

為本則德仁藝皆並至所以置第二章也我既學而成德則又誨人育才所以置第三章也我誨人育才也人亦非勵已則不能所以置第四章也君子雖以學勵人又能以哀戚恕人所以置第五章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云謂曰者私之又公之辭也我者對人之辭也爾者尚德辭也夫者緩辭也之者指文德也吾者一人之辭也言夫子恒以大業許於顏淵異於他人故私謂顏淵又公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藏唯命惟我與爾有是夫於是子路在側聞夫子許大業於顏淵問之將定已德故曰子行三軍則誰

與此子路以已能好勇發此問試夫子之意也然子路之好勇未出暴虎馮河之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此退子路之所為也而又勸子路之所當脩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臨事而懼謂慎事不驕也好謀而成謂有所營為取成功也大氏用兵之要在慎事不驕好謀一定驕而侮敵謀而不一定所以覆三軍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謂富貴也祿與位謂之富貴也執鞭賤者之職也言寵辱若驚人情之所動也富貴可求也雖執鞭之士人皆為之此人情之所願也人情之所願人皆不異則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富貴不可求則從吾所好樂以忘憂也此言富貴在天不可求之死生有命可求之者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慎者，慎重也。又，慎密也。齊之為言，齊也。君子將祭，齊思慮之不齊者，所以交於神以誠也。祭者，國之大事，誠者，神之所饗，故君子將祭，則必先慎其齊。所以成大事也。戰，戰鬪也。君子率師與敵對人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故君子將戰，則必先慎其戰。所以存國家也。疾，疾病也。疾者，已之死生，政之興廢繫焉。故君子在位，則必先慎其疾，所以成國政也。此三者，皆成大事之本，故夫子舉此三而慎之。記者，記之，明夫子之志也。

右三章為一段，凡治國家，以文德武事為其本焉。所以置第一章也。雖文德武事為其本焉，非得富貴處已，則不能行之，所以置第二章也。既得富貴而處已也，其所慎在齊戰疾，所以置第三章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三月，謂久也。圖，圖域也。不圖，謂嘗域之事，今出於其域外也。為樂，謂作為樂也。言夫子在齊聞韶，之久，不知肉之味焉。嘆曰：不圖大舜作為樂之妙，有至於斯也。深歎其作為之妙也。蓋論大舜之作樂，非夫子則不能。聖人知聖人才也。此記者，記人之難議者，明夫子之盛德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為，猶助也。專為曰為也。夫子者，尊親德之辭也。厚於行德，則稱古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太子蒯

曠、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聩於戚城，衛石
 曼姑帥軍圍之。是時夫子居衛，冉有疑夫子有助
 衛君輒，使輒為君道乎？仍就於子貢。正之於子
 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貢以
 為伯夷、叔齊承天命，脩其德，重天職，徧歷于諸侯，
 時有餓于首陽之下，此猶夫子絕糧於陳蔡而終
 無仕于諸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逸民終其世。
 此伯夷、叔齊之行也。夫子恒比躬於伯夷、叔齊，故
 問伯夷、叔齊，卜夫子之進退于衛也。而夫子悟子
 貢之問在于已，故答曰：古之賢人也。謂伯夷、叔齊
 厚於行德也。於是子貢又問伯夷、叔齊畏天命，重
 天職，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好從事，亟失時，如此
 者，怨乎？非乎？夫子答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於
 是乎？子貢知夫子求仁而得仁，厚於行德，則不使
 衛君輒為君道，故出告。冉有曰：夫子不為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承前章明仕于衛君輒者，所以為不義也。疏食，
 麤飯也。肱，臂也。亦，亦憂也。我者，對人之辭也。言飯
 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其至屢空，非人必無憂，然
 而君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樂亦在其中矣。若
 立不義之朝，得祿而富，且得位
 而貴，於我如浮雲之不可賴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先王之制，以詩書禮樂先教之，以洪範周易次之，
 此所以重德教，慎仁術也。孔子從先王之制，教育
 門人，故此章明學易之道，非所先也。夫易之為書，
 知吉凶，消長之義，通出處，進退之事，君子不取太
 過，而能終其身者，職是之由。洪範武王所就箕子
 以學天下萬物萬事，莫有洩於此者。後備之於學
 宮，使學士學而脩之，是皆先王之學制。孔子之所
 從也。一本加作假，古音相通。我者，對人之辭。孔子

老而後發此言以導人也言我已老矣若天假我數年自五十受爵命之時以學易則能知吉凶消長之義能通出處進退之事徹諸心以發其行則可以無太過矣此我之所以終身也人亦從古之制以學易則可以無太過矣此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承前章明以周易為後教以詩書禮樂為前教學問之道皆從先王之制也雅言正言也言有雅俗之別故曰雅言也言夫子恒接人以俗言汎愛衆之故也臨於詩書執禮而誨人皆以雅言語之使士去鄙倍成其美之故也凡聖人之行皆莫非其教者故雅言俗言其用如此焉右五章為一段孔子之德至議大舜之樂焉所以置第一章也以其盛德游歷于諸侯試天之命所以置第二章也其試天之命也見義與不義以為進退所以置第三章也其為進退也皆

由周易之義所以置第四章也雖皆由周易之義其盛德大業皆成於詩書禮樂所以置第五章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實不知孔子者故書孔子以他人待之也奚者何之易辭也書問者葉公欲問而得其實也子路不對者以子路之德有聖德未可知者故以不知處已也於是夫子誨於子路曰女奚不曰其為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以好學之篤言之則雖子路以是對之無失於不知夫子又所以使葉公無聞而謬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承前章明夫子好學之功至人見以曰生知也
 我者對人之辭也敏者疾也文審曰敏也言有禮
 文審得其條理也言有人謂我曰生而知之者也
 然我非生而知之者我則好古之道疾仍其名而
 知其言知其言而脩其行脩其行也皆有禮文審
 得其條理如此脩而求之者也生而知之者聖人
 之德也我則不敢當之
 矣此夫子自謙之言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此承前章明學之道尊有益卑無益也語者以忠
 誨之也怪有二焉一則怪妄也謂突然發妄誕之
 言也一則怪迂也謂其言如可從而行而無益於
 功實者也力有二焉一則強有力也謂鳥獲舉千
 鈞力拔山氣蓋世之類也一則威力也謂羿善射
 弄盪舟以取天下之類也亂者謂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居下位犯上位之類也神者斥其形體之恍惚
 者也此四者聖人不以為教者無益於事又謬

入之故也

右三章為一段聖人之德知之者希子路之不
 知反為知其已所以置第一章也聖德之難測
 人見以為生知所以置第二章也雖聖德難測
 非有所隱不語怪力亂神耳所以置第三章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

必者懸斷之辭我者對人之辭善不善以一事一
 行言之也言三人並行則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善與不善
 皆莫非我師焉此言得師之甚近者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予者以德之辭也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夫子在宋
 桓魋欲害夫子故夫子發此言夫子承命於天務

時敏之厥脩乃來天命在上務之在予天命與予
 務之混然相生此德則所謂天生德於予者也夫
 天生德於予則天必將有用其德然則桓魋之將
 害予逆于天者也逆天于天害予必所不能故曰桓
 魋其如予何也夫夫子之盛德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猶如神龍之變化無極也
 桓魋之難夫子之言誰其議之記者直書其事而
 已公伯寮愬于路於季孫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
 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畏於
 匡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此曰
 桓魋其如予何者可見道之行廢皆出於天
 不能如之何於是知聖德之難測與天一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我者對人之辭吾者自指己之辭爾猶乃以眾類
 言之也是丘也謂表之無他腸也言人君以洗心

行南面之儀此君子所以臨民無他腸也而夫子
 之盛德配天德則二三子望之有其幽深如隱者
 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然吾所自行無隱乎爾
 之眾此即所以表丘之身無他腸也前章云天所
 以生德此章云聖德深遠難測
 前後相照見聖人之德位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以四教一則文謂詩書周易春秋也二則行謂
 禮樂及常行也三則忠謂學詩書禮樂及脩其常
 行皆以此忠為其主也四則信謂學詩書禮樂及
 脩其常行皆以此信取其驗也忠信者詩書禮樂
 及常行之本也故學與行不
 當於忠信者皆為虛妄也

右四章為一段凡常行四方之所信君子先脩
 其常行所以置第一章也聖人之常行無異於
 人其德則異於人所置第二章也雖其德則
 異於人其行則無不示二三子者所以置第三

章也其行則無不示二三子者則唯在忠信為本耳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子曰。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聖人上也。仁者次之。知者又次之。此三者以德位言之也。稱君子者。包仁者知者及述者言之也。此即聖人之類。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不踐迹。亦不入室。其德與聖人君子異其類者也。有恒者。類於善人。故記者別其域。書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也。於是下文明有恒之行。所以不易得也。賢臣已也。為朝有人。執政而不撓。是非有恒者則不能也。倉粟已虛。兵食為盈。好謀而持衆心。是非有恒者則不能也。年饑而困。約愛民而為泰。是非有

恒者則不能也。故曰。已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恐綱字之誤也。古者於禮。士得為弋。及釣。至綱與射宿。則民之所為也。君子則不為矣。何則。天子諸侯有祭。及賓客。則躬親狩之。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親為之。所以敬之也。狩之事大。而非士之所為矣。故為祭及賓客。則或釣或弋。蓋於禮所必當為矣。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網。不射宿。夫子之行之。從古之禮也。世衰道微。無有行之者。夫子特行之。此記者所以有記也。

右二章為一段。夫子之求人。有恒為足。不必求賢才。所以置第一章也。夫子之求魚鳥。以禮為貴。不必貴其獲。所以置第二章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蓋者謙而疑之辭也。我者對人之辭也。言創業垂統。非知而作之者。則不能。蓋又有不知而作之者。謂之妄作。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微知於所見聞。以與於制作者。雖不及知而作之者。亦知而作之者之次也。不可不貴矣。此夫子之言。雖不自處制作之任。而制作之任。在乎其中。謙而言之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此舉夫子之行仁也。互鄉鄉名。往者謂自是以往也。保者謂抱保也。言互鄉俗惡而難與言。童子執

贊而見。門人惑。夫子與之。夫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於互鄉。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其退也。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者對人之辭也。言人皆云仁遠者也。而仁豈遠乎哉。我欲仁。則斯仁至矣。此言對於人之間。仁自然存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亦明夫子之行仁也。司敗官名。陳大夫。陳名司。冠為司敗也。巫馬期孔子弟子名。施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今陳司敗所問。亦問此義也。陳司敗既知魯昭公雖習禮節。娶吳姬。稱吳孟子。諱其非禮。而變其姓。故及見孔子。糾其非禮。若孔子云。知禮。則欲云孔子黨其君。若云。不知禮。則欲云孔子揚君非禮。執此兩端。巧設此問。故書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也。書孔子者。賤陳司敗為不知孔子者也。夫臣諱君非禮。此固禮也。故孔子對曰。知禮。而孔子退。自堂下。巫馬期猶在堂上。於是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不知禮。孰不知禮。於是巫馬期退。往以告夫子。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此有四義焉。凡諱君惡禮也。夫子受而為過。不辭。所以成其禮也。其義一也。夫子若說所以諱君惡。則已自居知禮。以司敗為不知禮者也。非所以行仁矣。其義二也。司敗糾夫子之過。夫子受而

為過。且以人知之。曰幸。則司敗皆得其所得。再詰。遂無所爭。所以行仁也。其義三也。司敗初詰夫子。夫子受之。居禮則司敗亦漸感之。遂歸於夫子之德。所以行仁也。其義四也。凡此四義。皆夫子之所以行仁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與人歌。子將與人共歌也。善。謂其人歌而善之也。言人初歌之。一遍。夫子慎聞之。未敢和之。禮也。其人歌而善之。則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此和之。以成人之美也。亦仁之行也。所以承前章。列于此也。右五章為一段。夫子雖已為聖者。自謙居生。知之。次。所以置第一章也。夫子自謙居生。知之。所以行唯仁。故互鄉雖惡俗。不敢棄其人。司敗雖嘲已。不敢棄其人。皆以仁待之。所以前後置第二章。第四章。中間置第三章也。以仁待人。已然。其微事如與人歌。亦皆以仁而待之。所以置第

也。五章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謂其文勝質者也。吾者以脩身言之也。躬者以行言之也。文質全備稱之君子也。言人皆文勝質美其行。文莫吾猶人也。吾亦當行其文也。然而躬行君子。文質全備。則吾未之有得也。此亦夫子從先進不從後進之意。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吾者斥已之辭也。凡事欲強使相關。則曰抑也。之斥道與事也。厭。厭棄也。倦。倦怠也。言儀封人太宰及達巷黨人。皆既以夫子為聖者。而門人雖竊以為聖且仁乎。無敢論其盛德者。是以夫子自謂曰。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於是公西華曰。為之不厭也。誨人不倦也。此公西華既知夫子。又知己之分而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凡君父之疾。有禱祠之道。若周公之於武王。故子路請禱祠於仲尼之疾也。然以子路之外人。禱祠於孔氏之私鬼。既非禮也。以仲尼私人之私事。禱於之於上下之外鬼神。祇又非禮也。此子路之所當知也。故子曰。有諸。問此二者之外。別有禱之禮乎。而子路以為外人而禱祠於外鬼神。祇自有此禮也。故對曰。有之。言於古有此禮也。故引誅之。禮也。謂君之於臣。臣之於君。為其公事。禱祠之於外鬼神。祇也。故子曰。丘之禱久矣。言外人禱祠不可以

私人之私事，禱祠之於外鬼神，祗而內人亦不可下。以私人之私事，禱祠之於外鬼神，祗然不可曰無。禱祠之道，內則親子弟孫，禱祠於其鬼，外則君臣公事，禱祠於外鬼神，祗故曰丘之禱久矣。言平生增脩其素行，此禱祠於外鬼神，祗之道也。既平生增脩其素行，此乃禱祠之道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凡用財之道，奢則僭上，儉則不孫也。儉則不及禮，不及禮則固也。不孫與固，俱不得其中。奢與儉，各亦有害。然奢之害大，儉之害小。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坦平也。蕩蕩，寬廣貌。長，長久也。戚戚，憂懼貌。言君子知命，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其心坦平而蕩蕩也。小人不知命，故在富貴憂失其位，在貧賤憂得其祿。其心長久戚戚也。此君子知命之故也。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温，温柔也。以顏色言之也。厲，嚴厲也。以言語言之也。威而不猛，謂其容貌猶日之方升也。恭，謂收其放心，謙莊其容也。安，謂其坐猶山之泰然也。皆記夫子之容貌言語也。

右六章為一段。夫子之盛德，文質彬彬，猶先進於禮樂，所以置第一章也。夫子之盛德，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既至於聖人，所以置第二章也。夫子既至於聖人，其素行則禱于上下神祗焉。所以置第三章也。不奢不儉，能守其中，此為其素行，所以置第四章也。既脩其素行，坦平寬廣，無變其恒，所以置第五章也。坦平寬廣，無變其恒，容貌言語，則猶此章焉。所以置第六章也。

以上九段合為一篇首段主舉君子之制行
 包明專於學也第二段主舉學也第三段主
 舉行也第四段又主舉學也第五段主舉學
 也第六段又主舉學也第七段主舉行也第
 八段主舉仁者知者之行也
 第九段主舉聖人之行也

論語象義卷之三 終

